

婚姻家庭

孩子究竟是夫妻二人的爱情结晶,还是婚后家庭纠纷的导火索?当80后小夫妻汪露露和吕森在婚后第二年迫不及待地要了孩子以后,他们才发现原来理想是一回事,现实又是另一回事。都说生孩子容易养孩子难,直到宝贝儿子霖霖的降生,汪露露才发现孩子不但是生活中的枷锁,更是一台“金钱粉碎机”。她焦虑、烦躁、易怒,时不时还因为琐碎的小事找茬和好脾气的吕森争吵。在这一波三折的育儿过程中,汪露露逐渐体会到初为人母的苦涩酸甜……

满月酒风波

汪露露知道,吕森老家有一些不成文的风俗。比如当初结婚的时候,婆婆曾经提出让自己和妈妈掰馒头,意思是分家。这件事情当即被葛承艳拒绝了。理由是,那里的风俗要求女儿和自己的兄弟姐妹分家,而不是和母亲分家。让汪露露和自己的母亲分,未免干涉得太宽了,毕竟不分家是汪家的事情。可吕森只知道孝顺父母,并没将这件事情想得周全,为此葛承艳和汪明才把他教训了一顿,无论你吕森有多么孝顺你的父母,但你的孝顺不能是盲目服从。

现在吕森突然提出要回老家一趟,分明是在刚刚出去的时候接到了家里的电话,或者是自己主动给家里打了电话。“霖霖满月了,家里要办满月酒。”不知道是由于天热还是紧张,吕森的头上布满了汗水。“办满月酒为什么非要你回去?现在月嫂走了,家里本来就缺人手,我爸妈天天往这里跑,这么大年纪了你心疼我还心疼呢。你在家多帮我带带孩子不行吗?”汪露露打心眼里不高兴。她不喜欢吕森离开自己,她希望吕森一直陪在自己和霖霖身边,做一个负责的好丈夫、好父亲。她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这么烦躁,只要听到吕家的事情就会心烦意乱。她很想控制,可又控制不住。

“不去很久,就一两天。忙完就回来。”吕森早已猜到汪露露的态度。从认识汪露露那天起,他就被这个蛮不讲理的丫头套牢了。只要是出门,必将被她折磨一番,不是大哭大闹就是吵上一架。不过自从汪露露怀孕以后,他也很少出门应酬了,主要是担心汪露露情绪不好,从而波及到孩子。现在好了,孩子生完了,月子坐完了,自己也该解放一下了。就算是股票,也有解套的那天。

“办满月酒不用我和孩子回去吧?”汪露露突然想到这个问题。她经常在电视里看到这样的镜头,儿媳妇头上缠着一条布,怀里抱着用红布裹起来的孩子随着老公或者是公婆一桌一桌地敬酒。

“正常应该回去的。不过我担心你和孩子遭罪,所以就不让你们回去了。”吕森不知怎么说才好。其实他想说,“你们不用回,我一个人回去就行了。”哪知越紧张心越乱,嘴又不管用,一下把实话说了出来。

汪露露炸了。“什么叫应该?什么叫正常?这种情况让我怎么回去?让孩子怎么回去?难道让我们回去就是为了满足一下你们老吕家的虚荣心吗?你们怎么那么自私?谁家不生孩子……”汪露露越说越生气,声音越来越大。

霖霖哭了。尽管汪露露还想冲吕森发脾气,可霖霖的哭声好似尖刀一般扎在心头。她迅速走向卧室,抱着霖霖哄了起来。

在这个家里,自己俨然成了外人。孩子的哭声同样刺痛着吕森的心,他也想上前去抱抱,去哄哄。但汪露露是不会允许的,与其现在过去,不如等对方冷静下来再说。父母的电话一次次地打来,如果不是自己暗中阻拦,早在孩子8天的时候,宋美兰就会让自己带着汪露露和孩子回家。现在已经拖了20多天,再不办就会被村里人议论。吕森也不想回去,但不回去谁来张罗这件事情?年迈的父母?他们没有这个精力。哥哥嫂嫂?又不好开口再麻烦他们。结婚事情都是哥哥操办的,现在自己生了孩子,哪怕是再远再忙都要赶回去准备酒席。汪露露不理解自己,不了解自己所生长的环境。那里的人情世故是汪露露永远都无法接受的,为这种事情产生的争吵,以后不会减少,只会增多。

汪露露终于把霖霖哄睡了,小家伙吃饱以后仍然吧嗒吧嗒地嘟嘴,看上去很满足的样子。汪露露也希望自己像孩子那样被大家宠着爱着,可现实总是给她接二连三三三的打击。

吕森不敢和汪露露说话,他担心再次点到火药桶上。这个时候要是炸了,连个灭火的都没有。霖霖在卧室里哼哼唧唧地叫着,那声音就像是一条细细的绳子,不断地拉扯着吕森的心。他很想过去和汪露露一起逗孩子,不过碍于面子,又忍住了。

汪露露知道吕森在客厅看电视,她故意拿孩子吸引吕森,希望对方能主动进来承认错误或者是哄哄自己,可吕森不动。她生气了,换做从前,她早就冲到客厅里和对方再次大吵一架。但现在,为了霖霖,忍字当先,以静制动。都说小两口吵架不记仇,床头打完了床尾和。可汪露露足足等了一晚上,都不见吕森主动和自己说话。

这天是汪露露和吕森第一次独立带孩子。晚上霖霖睡得很早,汪露露索性也倒在孩子身边睡了过去。凌晨三点,霖霖醒了。汪露露先是给孩子喂了奶,然后给孩子换尿不湿,她以为吕森能够听到,可对方仍然没动。

就这样,汪露露一晚起来三次,又是喂奶又是换尿不湿。而吕森睡得昏天黑地一无所知。



官场风云

304位各级别官员,84起官场风波,66个党政部门,23次微妙的调动与升迁,交织进一个普通公务员的命运——侯卫东的这本笔记,将带您深深潜入中国公务员系统庞大、复杂而精彩的内部世界,从村、镇、县、市一直到省,随着主人公侯卫东的10年升迁之路,逐层剥开茫茫官场的现状与秘密。

三年之约提前结束

到了望日村办公室,车子停了下来,黄正兵安排道:“李辉和曾宪刚两人去堵后门,唐桂元去做思想工作,刘玲和段洪秀准备带大肚子李树英,李勇、侯卫东就负责盯住刘奔。”

明确了任务,一行人就急急地前往刘奔家中。当到达了刘家院子的时候,双方已经抓扯了起来。刘奔听到了小孩的叫声,就随手拿了一根扁担站在院子中间,道:“唐桂元,刘玲,乡里乡亲的,这种缺德事情你们少做。”唐桂元本来就是一个蔫人,此时也不急,道:“计划生育是国策,镇里面是有要求的。”刘奔母亲就在地上又滚又骂:“哪个敢把树英带走,我就要喝农药。刘奔,你就把我的尸体抬到县里去,乡政府打死人了。”这时,陆续有刘家的人赶了过来,将镇、村干部围在了院子里。不少村民认识侯卫东,道:“疯子,给镇里说说,别人家有什么特殊情况,高抬贵手吧。”

事至此,若要强行将李树英带走,极有可能激起群体事件。

按照事前安排,侯卫东一直靠在刘奔的身边,他对刘奔道:“你把扁担放下来,有话好说。”侯疯子在上青林是大名鼎鼎,刘奔见他态度平和,把扁担放在地上,道:“侯疯子,你评评这个道理,我弟弟才死了,传宗接代就只能靠我了,这个娃无论如何也得生下来。”

办石场一年的经历,让侯卫东学会了一个道理:“绝大多数事情都可以谈,绝大多数事情都可以用金钱来衡量。”他把刘奔拉到一边,道:“你媳妇怀二胎,已经被政府知道了。计生办已经来了,你躲得过初一,躲不过十五,我建议你缴纳终止妊娠保证金,钱是死的,人是活的,用了还可以赚。”

侯卫东提出这个建议也是有理由

的,由于刘二娃出了安全事故,刘奔家中才得到一笔赔款,完全有能力支付计生办的罚款。

交代清楚,侯卫东来到了黄正兵身边,道:“黄主任,我跟刘奔谈了,他愿意交钱,到村办公室去谈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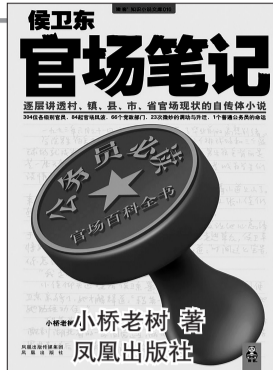
刘奔到镇计生办将终止妊娠保证金交清,此事就算彻底完结。刘坤特意将此事解决经过以及结果向赵永胜作了汇报。“事不管大小,皆向领导汇报。”这是县府办老前辈总结出来的重要经验之一,来到了青林镇,他便将这个经验充分发挥。事实证明,这一条经验在乡镇依然管用,至少赵永胜就很喜欢汇报工作。

三天以后,在青林镇党政办公会上,赵永胜特意表扬了刘坤。

“有的同志认为年轻人办事不牢靠,我却认为年轻人有闯劲有干劲,能干成大事。刘坤分管计生工作,他能顶住压力,妥善解决了刘奔媳妇的事情,事情办得好。另外,上青林石场的保证金,也及时地收了上来。这两件事情,说明刘坤同志有能力将分管工作做好。”

赵永胜表扬刘坤是有针对性的,安排刘坤工作的时候,要有不同意见,他认为计生办和企业办这两块工作都比较复杂,而且涉及大笔收入,如果管理不好,镇里将会很被动,建议这两块工作还是由老同志来具体抓,刘坤只是协助分管。

当然,人事问题最后还是由赵永胜拍板,刘坤全面接手了晁杰的工作。事实证明,乡镇管理工作不是高精尖的科学技术,只要有一定文化和水平,只要肯干事情,多数都能够胜任。刘坤有了书记赵永胜的全力支持,逐渐熟悉情况,在青林镇立住了脚。各项工作皆按照年初的计划推进,四平八稳,按部就班,没有大



的成绩,也没有明显纰漏。

1995年9月底,益吴路主体工程已经结束。交通局财务科高建科长早已得到指示,按照进度支付了侯卫东的材料款。这样一来,侯卫东户头上数字已经接近150多万元,大弯石场也为曾昭强和朱兵带来了40多万的收入。

国庆节,侯卫东坐着装满石的货车来到了益杨城。在工行取了五万块钱,又打了一辆出租车,直奔沙州市找小佳。

当陈庆蓉和张远征得知侯卫东在新月楼小区买了房子,面面相觑,新月楼的房子在沙州最好的地段,目前市场价已超过了一千。要买一套房子,至少得有十来万,加上装修的费用,少算也要十七八万。对于工薪阶层来说,这是一笔基本上无法支付的巨款。侯卫东两年时间就能赚这么多钱,实在出乎预料。

小佳道:“房子是今天拿到钥匙的,眼见为实,耳听为虚,现在就去看房。”国庆节的沙州之行,收获极大,陈庆蓉和张远征所筑起的心堤终于被打开了一个大口子。侯卫东在张家吃了午饭,小佳就理直气壮地将送他到了益杨车站。

情到浓时,时间就真如流水一样,猛然间就溜走了。小佳伸出手指,在侯卫东手心画了一个圈,道:“我画一个心给你,你带着上青林去。”

这一个小动作,这一瞬间,侯卫东特别感动。

重温历史

34年前,我国京津唐一带出现了地质异常状况,国家地震总局为了加强地震监测,派青年地质工作者周海光赴唐山任唐山市地震台台长。因为坚持自己的监测结论,周海光遭遇了前所未有的阻力与政治圈套;与市长女儿向文燕的爱情,却让他背负沉重的心理压力。最终地震发生,证实了周海光的预测,而他与文燕却生死相隔……

小冰指认郭朝东就是偷盗银行金库的人文燕也要上。文秀突然脱掉鞋,赤着脚,一拉文燕,自己舞上台去,轻盈如蝶,缥缈如烟。出场,就是一阵热烈的掌声。文燕急得跺脚。



刻应该怎么办。

文秀舞得投入,完全把江老师想象成了何刚,把一脸痴情尽情倾泻出来。可惜她的身体吃不消,演出十分精彩,文秀口中却流下鲜血。大幕在热烈的掌声中徐徐拉上,所有参加演出的演员们跑向文秀。大家都叫着:“文秀……文秀……”

文秀不应,脸上带着微笑,口中流着血。

大幕的外面,是如潮的掌声,大幕里,是一片哭声。

梁恒坐在办公室里,郭朝东走进来:“梁市长您找我?”

“啊,你来了,明天儿童村开村了,你们负责的工作都准备好了吗?”梁恒笑着说。

“您放心吧,都准备好了。”郭朝东一

笑。秘书走进来:“市长,他们来了。”

“请他们进来。”梁恒说。颜静和大刘带着小冰走进来。

一见小冰,郭朝东傻了,赶紧背过身去。颜静让小冰叫过梁爷爷,梁恒问:“颜静,你以后怎么打算?”

“梁市长,大刘给我找了份工作,以后我就和小冰一起生活。”颜静说。

梁恒说:“郭朝东,这位是公安局的大刘。”

小冰看到郭朝东,愣了,跑到颜静身边,拉住颜静的手,指着郭朝东说:“阿姨,大刘叔叔,就是他拿了国家的钱,还打瞎了我的眼睛。”

郭朝东愣了。

“郭朝东!”易局长大吼一声。

“我……我……”郭朝东不知应该说什么。

易局长盯着他:“郭朝东,你还有什么要狡辩的?”

郭朝东腿一软,跪在地上:“局长,梁市长,你们饶了我吧……我不想死……”

梁恒拍拍小冰的脸:“小冰,你妈妈是个好警察,你是个好孩子。”

易局长指郭朝东:“把郭朝东押回去。”

两名公安进来,把郭朝东押出去。夜晚无比安静,海光和文燕走在小路上。

“文秀走了,我们的心里都很难过,我不应该叫她编舞,都是我的错。”文燕说。

“文燕,你不要责怪自己,文秀是为了何刚,为了她的心。”海光说。

“我去儿童村的决心已经定了。”文燕说。

“我看到了你的材料,我签了。”海光说。

“谢谢你的签字。”文燕说。

蓝色的天空上有白鸽在飞。悠悠的鸽哨声中,国际SOS儿童村村旗冉冉升起。

梁恒、周海光和官员们站在一侧,文燕和儿童村的妈妈们站在一侧。

周海光走上前宣布:“唐山市国际SOS儿童村开村仪式现在开始。现在请唐山市国际SOS儿童村村长向文燕带领妈妈们宣誓。”

文燕率领妈妈们走到村旗下,庄严宣誓:“我们宣誓,为了人类崇高的情感,我们远离爱情;为了救助孤独的灵魂,我们坚守孤独。用我们至高无上的母爱,在心灵的废墟上浇灌幸福的花朵,用我们无可替代的纯真,在全世营造天堂。天堂永远向纯洁的灵魂招手,超越苦难,超越梦想,我们一起张开理智与情感的双翅,在爱中飞翔。”

没有了任何声音,只有誓词回荡。

宣誓完毕,文燕和妈妈们站在村旗下久久不动,每个人都是满眶泪水。

孩子们围上来,围住妈妈们,无数双小手伸向她们,如幼芽伸向太阳。无数个稚嫩的童音喊着:“妈妈……妈妈……”

周海光眼含热泪,仰面朝天,他看到蔚蓝的背后那一片纯净。

他走到文燕面前,文燕也看着她,含泪的眼睛无比纯净。

两双手紧紧握在一起。

“文燕,我要永远等着你,哪怕永远也等不到你。”海光说。

文燕无语,只是紧握一下他的手。

同时抬眼,看蓝天上飞翔的白鸽,听蓝天上回荡的声音:“妈妈……”